

在爱默生的著作中，「最出色的是《英国人的特性》，虽然写的是他所处时代的事情，但在在我看来是爱默生所有作品中最持久的。」

——摘自《一生的读书计划》

既然爱默生的名声那么大，我们当然很想知道他究竟凭什么获得这种盛誉的。所以，我建议你读一读他的《英国人的特性》。这本书只涉及一个具体的题材，所以不像他的散文集那样暧昧、松懈、思想肤浅。这本书比他的任何一部其他作品都更生动，更令人愉快，我觉得读这本书确实是一种享受。

——毛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英国人的特性

大國性格

English Traits

〔美〕爱默生 著

张其贵 李昌其 胡莉莉 译

方莉 校译



美國人

的特性

English Traits

〔美〕愛默生 著

張其貴 李昌其 胡莉莉 校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国人的特性/[美] 爱默生 (Emerson, R. W) 著; 张其贵 等译 方莉 校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10

(大国历史·大国性格)

ISBN 978-7-5004-7096-0

I. 英… II. ①爱…②张…③方… III. 随笔—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8697 号

策 划 纪 宏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亦 心
责任校对 王 应 来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写在前面的话

一套煌煌的大师学术名著，当有一篇正大序言，就学术而言，不外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大师们的著作之学术价值无需赘言，编者的文化理想与学术追求虽在丛书编选的过程中得到凸现，而编选者亦有话告于读者。

吾国有“天朝上邦，万国求拜”的傲慢，也曾有“九一八”等幕幕被践踏的历史。美国有被英国殖民统治多年的屈辱，也有莱克星敦枪声响起为独立和自由而战的荣光。日本有地小物乏的天然劣势，亦有以蕞尔小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的自豪。历史的精彩在于其不可复制，各国以其特有的民族特性演绎着自身的兴盛与衰微；历史的残酷在于其不可彩排，各民族用自己的坚忍体验着自身的辉煌与悲怆。

史家如一沧桑老人，他们讲述了他们所能陈述的历史，诸如吕思勉《中国史》（原名为《白话本国史》）、坂本太郎《日本史》、屈勒味林《英国史》……这便是我们的“大国历史”，望读者通过大师的作品能了解古今大国之历史，让历史之大智慧，点亮吾人心中的灯塔。然你我更需用一种平静的视野和纯真的姿态去了解过去，国家无论大小，历史无论长短，种族无论优劣，其强有时，其弱亦有时，观今宜鉴古，明其强盛之道，察其衰败之机，方是我们的目的。

“大国历史”是历史沧桑的陈述者，“大国性格”则是历史深邃的思考者。这些辉煌文明的思考者，诸如小泉八云的《日本与日本人》、鲁斯·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桑塔亚那的《美国的民族性格与信念》、爱默生的《英国人的特性》……用他们的智慧和对生命

的热情穿破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偏见和隔阂。他们用激情洋溢的智慧文字与各国文明神灵契合，不论是英国人的优雅，或法国人的浪漫，或美国人的自由，或日本人的尚武，或吾国人的仁德。历史均是人在演绎，然而这也不过是自由与民主康庄大道上同工之异曲。

几千年血与泪的浸染，我们逐渐摸索出共存的规则。几千年来国家之间的交往和各民族智慧的融合，我们的人类有了一幅新的面貌。几千年来在各自道路上的奋力前行，人类已逐渐锻造出一种灵魂的宽容与融洽。你我之间是那么的陌生却熟悉，是那么的遥远却贴近。

触感历史的变幻，狭隘的民族主义在这个地球村落中显得那么苍白；感动人类的共融，各国的历史不再被我们误读，各民族的性格不再被我们误解。幸福的生命是我们最为纯洁的心愿，自由与民主是我们永恒的追求，文明的生命是我们最为温暖的灵魂，让我们用激情掀开这历史的一页页、一幕幕。

目 录

第一章 初访英国	1
第二章 赴英航行	23
第三章 国 土	31
第四章 种 族	43
第五章 才 能	69
第六章 习 俗	95
第七章 真 诚	109
第八章 性 格	121
第九章 安乐乡	135
第十章 财 富	145



第十一章 贵 族 163

第十二章 大 学 187

第十三章 宗 教 201

第十四章 文 学 219

第十五章 泰晤士报 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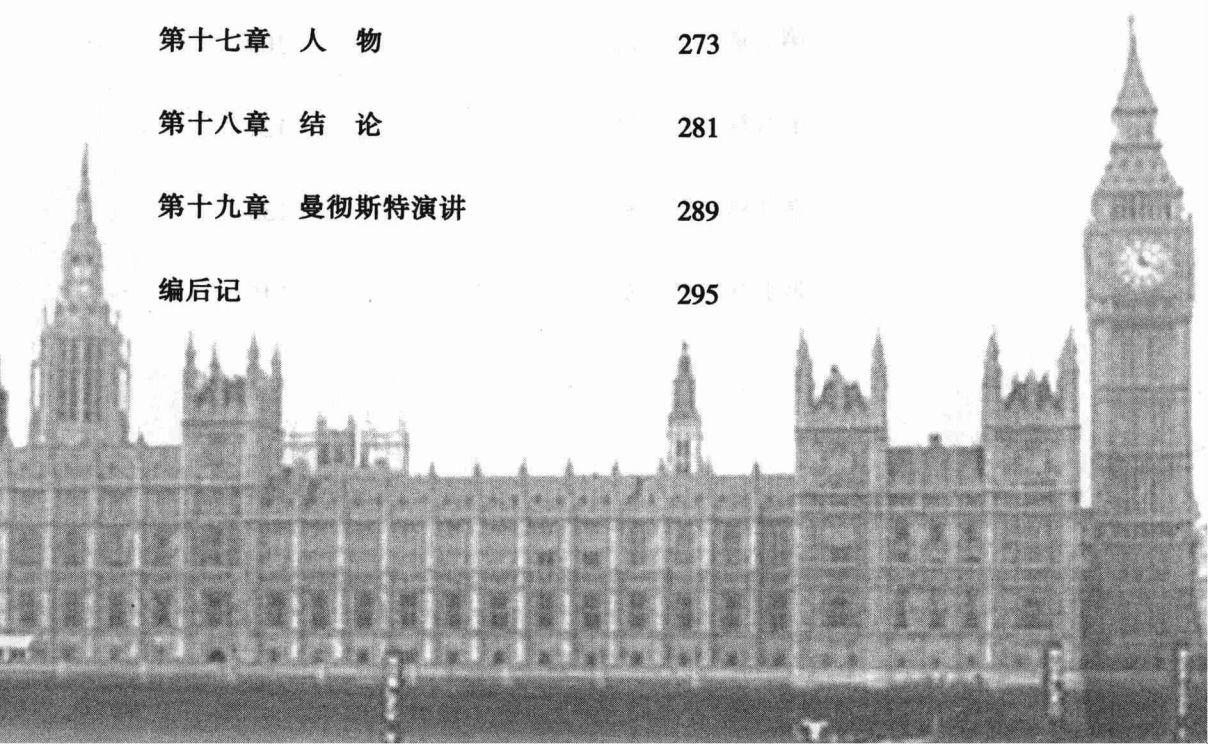
第十六章 巨石阵 257

第十七章 人 物 273

第十八章 结 论 281

第十九章 曼彻斯特演讲 289

编后记 295



第一章

初访英国

文学成就的前提就是对社会至高权威的打破，因为文学与自由结伴而行，道不同不相与谋。所以人们宁愿跋山涉水去追寻那些久负盛名的作家，而不与身边那些妇人见识、斤斤计较的酒店职员或农夫为伍。智者必然胸襟豁达、知足常乐、平易近人，其本人更优于其作品。

英国人耽于幻想，这似乎彰显了他们所标榜的自由。

他给人的印象是：他的思维是一种狭隘的、地地道道的英国式思维，他是以一种大众的平庸和顺从来凸显他可贵的高尚。当超出他熟悉的领域，他的观点就毫无价值了。

我曾两次到访英国。第一次是在 1833 年，告别了在西西里岛、意大利和法国的短暂旅行后，回国时我从布伦港（Boulogne）^①横渡海峡，在伦敦塔码头上岸，由此踏上了英国之旅。与英伦三岛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令我喜不自胜，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是一个阴暗的周日清晨，街上行人寥寥无几，与我同行的还有一位美国艺术家^②。我们从伦敦塔出发，穿越齐普塞德（Cheapside）和斯特兰德大街（Strand），来到罗素广场边的一座大楼，那里已为我们安排好了十分考究的房间。这里的优雅和宁静，让我们不由得收敛起数月来在旅途中养成的喋喋不休的粗鲁习惯，也不敢再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大声喧哗。这里的商店招牌用的是我们的母语，门牌也用我们的乡村名称来标识，无论是公共建筑还是私人楼宇也都给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

与当时的大多数年轻人相仿，我对爱丁堡人和《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的撰稿人 [杰弗里（Jeffrey）、麦金托什（Mackintosh）、哈勒姆（Hallam）、司各特（Scott）、普莱费尔（Playfair）和德·昆西（De Quincey）] 素怀敬仰之情。尽管他们的作品

① 布伦港，Boulogne，法国北部一港口。——译者注

② 华尔（Wall）先生，新贝德福德（New Bedford）的一名年轻艺术家，爱默生先生曾和他一起从辛普朗山口（Simplon）穿越意大利。爱默生一直在研究的《麦可·安奇洛的命运》（*Michael Angelo's Fates*）的手稿就是由他印刷的。



爱默生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 美国散文作家、思想家、诗人。林肯称其为“美国精神的先知”、“美国的孔子”。“在十九世纪没有任何散文比爱默生的散文影响更大。”(马修·阿诺德语) 爱默生的英国之行对他思想体系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

我涉猎不多而且颇为杂乱，但我却迫不及待地想亲眼目睹其中几位的尊容，他们是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兰多 (Landor)、德·昆西，以及最近在评论性杂志上最具实力的撰稿人卡莱尔 (Carlyle) ^①。其时我正生病在家休养，之所以接受了外出旅行的建议，并且最后选择欧洲，我想正是受他们的魅力所吸引。假如歌德还健在，我一定还会去德国漫游。除上面提到的这些人 (司各特已过世) 及后来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参加威尔伯福

① 爱默生曾说：“卡莱尔真是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好帮手……他积极向上，锲而不舍，处事沉着。”也多亏卡莱尔在《曼彻斯特考察者报》上的热情拥护和宣传，爱默生才有幸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宣传演讲，也才有幸到英国中部和北部巡回演讲。在卡莱尔那里他找到了思想的动力和勇往直前的勇气。关于他们之间交往的话题以下会有更多的记述。

这本书于 1856 年首次出版。卡莱尔如此称赞道：“我在英格兰高地收到了你寄来大作，那一天仿佛有一处美丽的瀑布，奇迹地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作品已有七年多的时间了。它的作者是个独具慧眼、不同凡响之士。他的心里充满了高贵、智慧、幽默和许多其他品质。这样的书在未来的十年甚至上百年里都难得一见。实际上，我相信它抵得上新旧英国历史上所有的作品。富兰克林 (Franklin) 可能从事过这方面的他作 (以他自己的方式)，但除他之外，别无他人。这本书对英国的认识非常深刻，其中在英国人的智慧部分论述得最精辟。”

斯（Wilberforce）^①葬礼时见到的惠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外，其他当代的英国作家我是不屑一顾的。年轻学者梦想着与那些洞察世事的学者比世而立，并以为幸运之至，殊不知他们其实已成为自己思想的囚徒，且冥顽不灵。文学成就的前提就是对社会至高权威的打破，因为文学与自由结伴而行，道不同不相与谋。所以人们宁愿跋山涉水去追寻那些久负盛名的作家，而不与身边那些妇人见识、斤斤计较的酒店职员或农夫为伍。智者必然胸襟豁达、知足常乐、平易近人，其本人更优于其作品。这是我的一贯主张。

重读 1833 年的旅行日记，我觉得值得发表的东西寥若晨星。但我摘抄了仅有的几篇拜访英国名流的记录，我的文字朴实无华，因为他们的声名显赫与备受尊崇足以让他们光辉的人格流芳后世，而无需娇柔粉饰。

在佛罗伦萨艺术界，我认识了一位美国籍雕刻家霍雷肖·格里诺（Horatio Greenough）^②。他仪表堂堂，英俊潇洒。如果我说，他有梅朵拉那样漂亮的面孔、阿喀琉斯巨人般的体魄，绝非溢美。格里诺品格高尚、热情洋溢且能言善辩，他博学多才、见识过人。他认为古希腊人是以学派或社团的方式来研究学问的——天才般的大师为他的朋友设计出伟大的蓝图，由此激发他们的研究激情。于是，在他才智枯竭之时，后继有人。这样，前赴后继，激情洋溢，直到最后完成。这种一以贯之的作风在攻克一些坚如磐石的难关时显得尤为重要；并且

① 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匹特（Pitt）的朋友和助手，从赫尔（Hull）时期起就担任国会议员，他极力推荐废除奴隶贸易的法案，多年来他采取措施反对种植园主和批发商，直到最后取得胜利。

② 霍雷肖·格里诺（Horatio Greenough），1805 年出生于波士顿，美国国会大厦前华盛顿雕像的设计者，还设计了邦克·希尔纪念碑（Bunker Hin Monument）。他和爱默生在意大利相识，在他短暂的一生里，他那高尚的人格和超前的思想引起了爱默生的极大兴趣。



伦敦俯瞰图

泰晤士河畔的英国国会大厦和大本钟，建于公元 750 年，占地八英亩，是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国会大厦也象征着英国历史悠久的民主制度。

他还认为只有远离孤僻和戒备，在艺术家的团结互助协作中，艺术才会繁荣昌盛。霍雷肖·格里诺是一位一丝不苟、涵养极深的绅士。他摒弃哥特派艺术，是古希腊文化的忠实拥趸者。他的思想处处闪烁着博大的光辉。1843 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建筑艺术的文章，该文把罗斯金（Ruskin）先生的建筑道德观念奉为未来建筑艺术的圭臬，尽管他与他们关于艺术史的观点大相径庭。我曾收到他的一封亲笔信——虽说是后来，但也就是在同一时期——在信中他粗略地勾画出自己的理论轮廓：“我的建筑架构观点：房屋的空间和造型要据其功能和位置科学地设计；房屋在功能上的重要性要根据外观的比例有层次地彰显。房屋的颜色和装饰要根据建筑的根本规则来决定、排列或改变，每个决定要有充分的理由；而那些临时的和虚假的设计应该立即彻底清除。”

格里诺从一个朋友那里给我带来了一张家住圣多米尼加迪菲索尔 (Domenica di Fiesole) 的兰多先生的请柬。5月15日,我有幸与兰多先生共进午餐。他的高贵典雅和彬彬有礼让我印象深刻,精美的图片把他的格拉德斯加别墅 (Villa Gherardesca) 里装扮得诗情画意,四周美景尽收眼底。从他的作品和一些趣闻轶事中,可捕捉到一种阿喀琉斯式的愤怒——一种桀骜不驯的粗犷。我不知传闻中对他的诋毁是否公正,但我可以肯定的是,5月15日这天的兰多先生绝对是位谦虚有礼、和蔼可亲、谈吐高雅的绅士。他赞美在佛罗伦萨野地里遍地生长的仙客来,崇拜华盛顿,敬重华兹华斯、拜伦、马辛杰 (Massinger)、博蒙特 (Beaumont) 和弗莱契 (Fletcher)。当然他固执己见,喜欢一语惊人,总是竭尽所能地以他那英国式的冲动畅谈永恒的未来。他说,“自古英雄身后皆寂寞”,“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当然菲利普和亚历山大除外,对菲利普更是推崇。兰多先生热衷于希腊艺术,尤其钟情于希腊雕塑。维纳斯雕像是他的最爱,其次就是摆放在陈列馆里的亚历山大头像;他最喜欢的雕塑家是波洛尼亚的约翰 (John of Bologna),而不是米开朗基罗 (Michael Angelo);绘画方面,他喜欢拉斐尔 (Raffaello),对佩鲁基诺 (Perugino) 和其他早期的大师们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兰多先生认为只有希腊的史书才是唯一的经典之作,伏尔泰的作品紧随其后,稍稍逊之。他对马金托什 (Mackintosh) 和我最近结交的这些朋友毫不赏识,却对蒙田和沙朗^①击节赞赏,这似乎有点黑

① 皮埃尔·沙朗 (Pierre Charron, 1514—1603), 法国先验哲学家和罗马天主教神学家。著有 *Traite des Trois Verites* 和 *Traite de la Sagesse*。在 1830 年爱默生先生的记事中表明他一直在德·杰兰多 (De Gérando) 的《哲学系统的比较历史》(*Histoire Comparée des Systèmes de Philosophie*) 一书中查找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色诺芬尼 (Xenophanes)、恩培多克勒 (Empedocles) 和其他古代哲学家的信仰问题。



白不辨。他认为德热兰多 (Degerando) 得益于《卢卡论幸福》 (*Lucas on Happiness*) 和《卢卡论神圣》 (*Lucas on Holiness*)! 他在我面前喋喋不休地谈论骚塞, 但见鬼, 谁知道骚塞是谁呢!

兰多先生邀请我周五去吃早餐。我和格里诺一同如期而至。兰多迫不及待地给我们背诵了五六行裘力斯·恺撒的六音部诗行以示款待——他告诉我说, 这首诗源自于《多纳图斯》 (Donatus) ^①。他对切斯特菲尔德 (Lord Chesterfield) 勋爵赞美有加, 但对伯克 (Burke) 和苏格拉底 (Socrates) 颇有微词。他把华盛顿、福西翁 (Phocion) 和提摩勒翁 (Timoleon) 称为三大伟人; 像果树学家一样, 在其目录表上选出三到六个最好的果种“来建立一个小果园”。他甚至不忘对他们名字相近的尾字母评论一番。“一个伟人,” 他说,

① 这是我们现存的惟一一首恺撒大帝的诗作, 后人在绥通纽斯 (Suetonius) 创作的泰伦西乌斯 (Terentius) 的一生的一节摘录里找到了它, 并在多纳图斯 (Donatus) 对这篇诗歌所作的评论的序言里保存下来。 (*Deperditorum Librorum Reliquiae*)

Tu quoque, tu in summis, o dimidiate Menander,

Poneris, et merito, puri sermonis amator.

Lenibus atque utinam scriptis adjuncta foret vis,

Comica, ut æquato virtus polleret homore.

Cum Græcis, neve hac despectus parte jaceres!

Unum hoc mæror ac doleo tibi deesse, Terenti.

用英语解释为:

Thou also art placed, and rightly, among the highest, O halved Menander,* lover of clear language, and oh that the comic gift had been added to thy graceful writing, so that thy power might be held in honor equal to the Greek, nor thou lie neglected on this account. This one thing I regret, and mourn thy lack in it, O Terence.

(诗的大意为: 人们公正地把你奉为最高领袖, 啊, 你是米南德的化身, 你的话语娓娓动听, 你的天赋就是喜剧, 你的作品优美动人, 因此你也不会反对我们把你的才智和古希腊智者相媲美。这是我感到遗憾的一件事, 为你的逝去而伤心, 啊, 泰伦斯。)

“一个伟人应该享以厚祭，宰杀一百头牛，别管它们是被上帝和英雄们享用或是被苍蝇美餐一顿。”在此之前，我拜访过阿米奇（Amici）教授，他让我参观他的显微镜，（据说）可放大两千倍，我向兰多谈及那些显微镜的用途。兰多蔑视昆虫学，但他却喜欢说：“细微之处见精神。”这和昆虫学精髓倒是英雄所见略同。我试图谈起最近风头正健的作家赫歇尔（Herschel）以示揶揄，可他却声称从未听说过这个人，甚至连这个名字也是头次耳闻。兰多先生有一间挂满了各种图片的房子。



柯勒律治像

萨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 1772—1834），英国湖畔诗人之一，著名评论家，浪漫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主要作品有《古舟子咏》和《忽必烈汗》等。爱默生认为柯勒律治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他是一个哲学家和诗人，而在于他是一个评论家，尤其推崇他的文学评论。

他喜欢向人展示他的图片，尤其是其中一幅，他站在那幅画前，说：“如果有人能证明这幅画是多梅尼奇诺（Domenichino）的真迹，我就赏他五十几尼。”其实我对兰多先生的图书室更为好奇，但据霍雷肖先生说，兰多先生喜欢把书送人，因此房间里的书为数不多。

英国人耽于幻想，这似乎彰显了他们所标榜的自由。而兰多先生把这种幻想推崇到了极致。他有一颗神奇的头脑，专横、狂暴，且永不枯竭。本来是块当兵的料，可造化捉弄人，让他成了一个文人。虽



然他纵横驰骋于文学界，但他仍对英雄及其所为素怀一种英国式的喜好。事在人为，空谈误国。创新的思维和前进的脚步，远比那无谓的谴责更有意义。遗憾的是，兰多先生的价值在英国被埋没了，他被人们忽略，又常常在《评论》杂志上受到猛烈抨击。这些批评也许见仁见智，但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而年复一年，学者们却一直在拜读兰多先生的文章，以期在他那优雅的字句中找寻那令人回味的智慧、聪颖和愤慨^①。

8月5日，我从伦敦来到海格特（Highgate），给柯勒律治先生写

① 1841年爱默生先生在写给卡莱尔的一封信中说他是这么评价兰多的：“……我记得他的演讲不如他的作品吸引人。我喜欢他丰富多变的思想、广泛的兴趣、深邃的洞察力和富有诗意的高尚情操。在我看来，这些品质使他正朝着创作的最高境界飞腾，像天际的流星，也更像飞行的火箭，直到终点才会突然陨落。”

在此我们摘录出兰多在《公开信》里对爱默生的叙述所作的校正和评论。——

尊敬的爱默生先生：

你的《英国人的特性》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快乐；英国人本来就是这么做的，即使你并不怎么赏识我。我们在托斯卡纳别墅（Tuscan Villa）的短短交谈不足以全面评价我的性格和观点。我对其中的一些片断作了小小的改动。他们在你的书本中出现时，我就能一目了然。23年的时间不能抹去我的记忆，这里有你当年访问时留下的踪迹。著名的博学多才的雕刻家有竖立雕塑的权利，它的目的在于维护美国的知识分子。

我对沙朗（Charron）的评判肯定有偏见吗？我从来都没有把他和蒙田（Montaigne）相提并论。但他十分聪明。早期的法国作家有多优秀，他就有多真诚。

我曾用骚塞（Southey）“骚扰”了你们，并使你们对“谁是骚塞？”这一问题感到不安，为此我深感抱歉。还是让我自己来回答这一问题吧。骚塞是当代英国或欧洲创作过最有想像力的诗章《柯哈迈的诅咒》（Curse of Kehama）的诗人。他还擅长散文，也是一位评论家，但他的评论中诚恳多于怨恨。让我看看其他没有刁难、自大或是诽谤的东西吧。

.....